

〔奥地利〕

施尼茨勒 著
杨 源 译

相思的苦酒



相思的苦酒

〔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杨 源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相思的苦酒

〔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杨源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5.5印张110,000字数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2插页 印数1—16,520册

白城市印刷厂印刷 定价：1.65元

ISBN 7-5385-0210-8/I·38

译者序：

这是奥地利著名作家施尼茨勒在20世纪初期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叙述的是年轻寡妇贝莎·茹兰的一段风流事及事后的反思。

有一天，贝莎·茹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她姑娘时代的恋人爱米尔的消息。爱米尔已经成了著名的小提琴家。看过这条消息以后，她的思潮久久不能平静，她想起了他们初恋时的情景，想着想着，她开始思念起爱米尔了。因思念急迫，她竟给他写了信，后来他们不断通信和会面，并发生了两性关系。年轻的寡妇沉浸在狂热的爱恋之中，她放弃了家庭、孩子和工作，不惜一切地去爱爱米尔。但是在爱米尔的心里却是另一个世界，他为了名誉和地位以及怕负责任，虽然仍是独身，却不想和贝莎结婚，然而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他又以游戏的态度，叫贝莎每隔四、五个星期去维也纳幽会一宵。贝莎在几次约爱米尔被拒绝后，终于恍然大悟，她痛恨男人的可耻，也痛恨自己的可悲，她厌恶地想起了曾给予她的那些欢乐时刻，都好像是一种无边的虚伪。她从心灵深处发出了哀鸣：“渴望快乐，女人和男人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女人，这种渴望便是一种罪恶，如果渴望快乐的那时不

是一种对母性的思慕，那就要赎罪了。”

作者运用了独特的心理描写，分析解剖了一个乡村普通妇女爱恋着一个著名小提琴家的狂热和畏缩心理，在艺术手法上作者有独到之处可供借鉴，在揭示社会现实上，这本书又是一面镜子，同时也是研究妇女心理问题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对认识西方社会及如何对待人生也很有积极意义。

作者施尼茨勒1862年生于维也纳，是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他的作品着重细致的性格刻画和心理分析，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善于表现维也纳人民的气质，特别擅长描写女性的性情及恋爱心理状态，他的作品有剧本30多篇，小说30多部。他作品的特点是使用追忆与回顾、憧憬与想象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品中的细腻情调和浓厚的地方色彩是其它文学里所找不到的，由于描写的艺术手法高超，他的《希腊舞女》和《盲人乔诺尼姆和他的兄弟》被列为世界近代小说杰作，三幕剧《恋爱三昧》闻名欧洲文坛。

这部小说以《贝莎·茹兰》为书名，由美国纽约出版，收录在《世界最佳小说现代文库》中。

她缓缓地走下山岗，沿着葡萄架中间狭窄的道路走着，并没有走那条通向城里去的宽广大道。她的小男孩跟着她，牵着妈妈的手。因为路窄，她俩不能并排地前行，孩子总是走在她前面一步。

已经快接近傍晚了，但阳光仍强烈地照耀着万物。她不得不把黑草帽稍向下拉，遮着她的前额。她双眼往下低视，隐约看到山坡下的小城镇，小镇仿佛透过金色的尘雾，闪烁着光芒。无数屋顶也在阳光下发亮。城外低草地间的河流发着金光，伸展到远方，没有一丝儿风影，似乎黄昏凉爽的到来还远着呢！

贝莎站了一会儿，向周围瞭望。在这小山边，除了她的孩子外，只有她一人。笼罩在她四周的是出奇的寂静。今天，在山上的墓地她没有见到什么人，就连那个常来浇花、打扫墓地，贝莎经常和她闲谈的老妇人也没有看见。不知怎的，贝莎总觉得离开家已经很久，而且有很长时间没有和人谈话了。

教堂钟声频频地敲了六下。那么她离开家还不到一小

时，而她刚才还在街上停步和漂亮的鲁比乌斯夫人聊天。她在丈夫的墓旁站着也只不过是几分钟前的事，但现在她觉得这些已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妈妈！”

突然她听到孩子在叫她。孩子已挣脱了她的手，在前面跑着。

“妈妈，我比你走得快！”

“等等，喂！等等，弗利兹！”贝莎叫着，“你不会丢下妈妈一个人的，对吗？”

她跟了上去，又牵住了孩子的手。

“我们回家去吗？”弗利兹问道。

“是的，我们要在那开着的窗畔坐到天黑呢。”

不久，他们到了山下，沿着大路向城里走去。大路在栗树荫下，被尘土染得白白的。他们在路上很少见到行人。沿途有两辆货车对面向他们驶来，赶马车人手里拿着鞭子，在马路旁走着。过后又有两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到乡下来，车后扬起了雾似的尘埃。贝莎机械地站在那里望着，直到他们在远处消失。

这时，弗利兹已爬到了路旁的凳子上。

“妈妈，你看我能做什么？”

他正欲往下跳，但她马上抓住了他的两臂，小心翼翼地把他抱了下来。然后她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妈妈，您抱我吃力吗？”弗利兹问道。

“是的，”她回答着，觉得自己真的困乏了。

这时她才感到炎热的空气使她晒顿得昏昏欲睡，而她真

记不起五月中旬天会这样炎热。

从她坐的长凳上可以回望到她刚才走下来的那条羊肠小道，它沐浴在阳光里，在葡萄架中间蜿蜒而上，伸展到金光闪闪的墓地的围墙。她每星期有两、三次沿着这条路散步，这已成了她的习惯。长久以来，她把去墓地只看作是一种散步而已。当她漫步在十字架和墓碑中间平整的沙石小道上或站在丈夫墓旁静静地祷告或把上山途中采摘来的几朵野花放在墓上时，她的心不再会激起丝毫痛苦和骚动。真的，她丈夫已经死了三年，这和他俩婚后相处的岁月正好相等。

她闭上了双眼，回想起第一次到这城里来时的情景，到维也纳结婚后没有几天，他们作了一次简单的蜜月旅行，正象一个家境贫困而娶了个没有嫁妆的女人的男子所能做的那样。他们在维也纳乘坐一艘小船，往河的上游行驶，到了离他们未来的家庭不远的瓦哈小村里，在那里消磨了几夭。贝莎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住过的那个小旅馆以及日落后他俩常去坐坐的河滨花园，还有那些宁静而乏味的夜晚。这与她以前少女时代想象中所描绘的新婚夫妇一起欢度的夜晚完全不同。自然，她对这些也该满足了。

当维克多·马修斯·茄兰向她求婚时，她才二十六岁，父母新近去世。她在世上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很久前，她的一个弟弟到美洲去经商碰碰运气。她的小弟弟是演员，和一个女演员结了婚。他在下等德国剧院里演喜剧角色。她和她的亲属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只有一个已嫁给律师的表姐，贝莎偶尔去拜访一下。但就连这点交谊也年复一年地冷淡下去了，因为这个表姐全被丈夫和孩子们紧紧捆住，对于她未婚朋友的

事，差不多不感兴趣了。

茄兰先生是贝莎妈妈的远亲。当贝莎还是个小女孩时，茄兰时常上她家去，茄兰常以庸俗的方式向她表示情爱。那时她还没有理由要去鼓励他。因为她的幻想与她描绘的人生和幸福另是一种姿态。贝莎年轻美貌，父母虽不富裕，但还过得挺舒服。她期望做一个伟大的女钢琴家，或是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到世界各地旅游，她不想在家庭平和的常规里过着有节制的生活。但是这种希望不久便破灭了。一天，她父亲热衷于对家庭的狂爱，不许她再到音乐学校去，这就结束了她的艺术生涯，同时，她和一个当时闻名的年轻提琴家的友谊也告终了。

以后的几年，日子过得非常阴郁。起初她略感失望，甚至感到痛苦，但这些情感确实没有持续多久。后来有个青年医生和一个商人向她求婚，她都拒绝了。那医生相貌奇丑，那商人，住在小镇里，就是贝莎的父母亲对于这两个求婚者也没有一点热忱。

可是当贝莎二十六岁时，她父亲破产了，失去了他那有限的资产。她不得不去忍受她自己也将忘记的许多往事的悔恨——她那热衷于当艺术家的抱负，很久前和那提琴家的毫无结果的恋爱事件以及她对丑医生和乡下商人的淡漠。

那时维克多·马修斯·茄兰已不住在维也纳。从二十岁起他一直在那儿任职的保险公司，经茄兰的请求，在两年前派他到新开办的支店去当经理。这支店是在他已婚的酒商哥哥营业的多瑙河畔的小城里。那时茄兰到贝莎父母处去告别。他那长长的一番谈话给贝莎留下了几分印象。他说他请

求调往那小城去工作，重要原因是他自己觉得年龄渐渐大起来了，也不打算再娶妻，只希望能和亲近的人在一起，有个家庭就可以了。当时贝莎的父母对茄兰的这些想法曾开过玩笑。他们认为他有些忧郁，因为茄兰当时还不到四十岁。可是贝莎在茄兰所说的原因中，发现了很多常识。说实话，她从未觉得他年轻过。

在以后的几年里，茄兰有事常到维也纳来，每逢这种机会，他必定去访问贝莎家。晚饭后，贝莎常弹钢琴给茄兰听，这已成了她的习惯。茄兰总是带着尊敬的目光洗耳恭听或谈起他那爱好音乐的侄子和侄女。茄兰常对他们说，贝莎小姐是他所听到过的最出色的钢琴家。

这似乎很奇怪，自从茄兰先生从前怯懦地求婚以来，他对过去，甚至对可能的未来，从没有大胆表示过一点暗示，而贝莎的母亲禁不住时常谈论起这件事。因此在她已听到的许多谴责外，贝莎还要招致责怪，说她对待茄兰先生太不关心，即使不是这样，那也实在太冷淡了。可是贝莎只是摇头，因为那时她决没有想到可能会同这个有点笨拙而又老相的男子结婚。

在贝莎的父亲病卧数月，母亲突然去世后，茄兰又到维也纳来了。他说经请求，他得到了一个月的假期。贝莎很明白，茄兰这次来维也纳的唯一目的是在她遭到不幸时来帮助她。当贝莎的母亲被送葬后的一星期，贝莎的父亲也去世了。茄兰证实他自己是个真诚的朋友而且还表现出是个有活力的人。贝莎从没有相信过他会这样。茄兰劝他嫂嫂到维也纳来，这样可以帮助贝莎度过新丧父母的悲痛的几个星期，此

外还可以稍稍分散她的心。茄兰处理商务既能干又敏捷，在贝莎悲痛的日子里，他的那种亲切的心肠大大地安慰了贝莎。当茄兰的假期快满，打算离开维也纳时，他问她是否愿意作他的妻子，贝莎怀着最深切的感激之情答应了。当然贝莎也明白，如果她不和茄兰结婚，那么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她得自己谋生，也许去当教师。加之，她已赏识茄兰，而且惯于作他的伴侣了。因此当在教堂结婚及后来他们出发蜜月旅行时，茄兰开始问贝莎是否爱他时，她能真诚地回答说：“爱的。”

在他俩结婚生活刚开始时，她就觉得并不爱他，这是实在的事。贝莎只是让茄兰去爱自己，就这么忍受着。起初她对自己的幻灭略感惊奇，但后来也就淡漠了。等到她感到自己快做母亲时，她才想以自己去报答丈夫的爱情。贝莎很快习惯了这小城的平静生活。由于她住在维也纳时，多少也过着寂寞幽静的生活，所以现在更容易习惯了。她对丈夫的家感到十分快乐和舒适。她丈夫的哥哥偶然表现出粗暴，虽不能算是天真，但却是个十分恳切、可爱的人。嫂子是个温和的人，有时显得忧郁。当贝莎来到这小城时，茄兰的侄子已十三岁，是个胆大漂亮的孩子。她的侄女也已九岁，很文静，有双大而诱人的眸子，从会面时起，他们就对贝莎婶婶怀有一种强烈的敬慕之情。

当贝莎的孩子出生时，她的侄子们欢呼雀跃，把这小家伙当作受欢迎的玩具。在以后的两年里，贝莎感到无限幸福。她有时甚至感到她的命运够美满了。她回忆起大城市的嘈杂和慌乱似乎并不愉快，简直有些危险。一次为了买点东

西，她陪着丈夫到维也纳去，正好遇上下雨，街道潮湿，满是污泥，她因此感到很烦恼，发誓以后再也不愿作这种三小时路程乏味而全无必要的旅行。

结婚后第三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她丈夫突然去世了。贝莎惊愕和悲痛万分，她觉得没有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她被抛在极度惶恐的窘境中。不久，她嫂子想出了一个让这个寡妇能自食其力的办法，而不是依靠慈善机关的恩赐去领取抚恤金。她请贝莎教自己孩子们音乐，并介绍她在城里其他人家当音乐教师。那些约她教音乐课的太太们都暗暗地懂得，贝莎的教课不过是为了让她能稍稍分散悲痛，她们付钱给她，也不过是不能让她牺牲那么多时间和劳累而不能没有一点报酬。贝莎从这方面得来的钱足够贴补她每月的支出，能满足她那种生活方式的需要了。因此，当时间减退了起初她因丈夫的故去而感到剧烈的悲痛以及随后的孤独时，她现在又感到十分满足和快乐了。

她从前的生活使她现在并不感到缺乏什么东西。关于将来，除了她儿子的成长外，她什么也不去想了。她极少考虑再婚，这种想象不过是飞逝的幻想，因为她尚未遇到过一个她能真正认为可作第二丈夫的人。她在清晨醒来时常常感到青春希望的冲动，总是在白天单调的生活里消灭了。但从这个初春以来，她对过去舒适的情怀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不象过去那样安静无梦地过夜了。并且有时被一种厌倦的感觉压迫着，这是她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更奇妙的是在白天，她常感到突然疲乏。在这种情形下，她想象，她能感到全身血液在循环。她记得在处女时期也曾有过同样的情感。最

初这种情感尽管很熟悉，但对她还是这么奇异，似乎是她的一个朋友在那时告诉她的。等到屡次发现时，才觉得她自己在以前对这些也经验过了。

她颤动着，如梦初醒。她睁开了双眼。

她似乎觉得空气简直在旋转，日影已爬过了一半路程。上面山顶上墓地的围墙不再在太阳光中闪着光辉了。贝莎为了使自己清醒点，迅速前后摇了几次头。她坐在凳子上，似乎已过了整整一天一夜。在她的意识里，感到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不连贯呢？她朝四周望望。弗利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哦！他在她后面，同甫里特医生的孩子们在玩耍。保姆跪在他们身旁，在帮助孩子们用沙石建筑一个城堡。

这条林荫道比先前稍热闹了些。路上走过的人贝莎差不多全认识。每天她都看见他们，可是大半是她不惯于攀谈的人，所以他们象影子似的一掠而过。在那儿来的是马具店彼得诺瓦克及其夫人。李林医生乘坐着他那乡村小车过去时，对贝莎行了个礼。在他后面走来的是地主温代雷叶先生的两位小姐。不久，贝尔中尉和他的未婚妻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向乡下驶去。于是她面前的骚动似乎又有了片刻的宁静。贝莎只听见玩耍的孩子们的笑声。

接着她又看到有人慢慢地从城里走近来了。虽说相距还远，可她却认得出那是谁。那是克林奇迈先生。她不象从前那样对待他了，现在常和他交谈。大约在十二、三年前他就从维也纳搬到这小城来。听说他从前是医生，因误诊或是犯了比这更严重的错误，使他不得不放弃医生职业。可有人说他其实就没有取得医生资格。因考试失败，他就放弃了医

学研究。至于克林奇迈先生自己则认为是个哲学家，在大都会里厌倦于逸乐生活后才搬到小城镇来，用他那些剩余的资产大可舒服地过活。

他现在还刚刚四十五岁，有时他的容貌还很恳切可亲，但平时大多显得极端颓废难看。

他在远处便对这年轻寡妇微笑起来，但并不加快脚步。最后他站在她面前，向她轻蔑地点头，这是他向人家打招呼时惯常的态度。

“晚安，漂亮的夫人！”他说。

贝莎回了礼。这天克林奇迈先生比平时显得漂亮年轻些。他穿着一件深灰色外套，紧贴身体，象里面穿了胸衣一样，头戴一顶黑夹边的棕色草帽，脖子上系了一条小红领带，可是结得有点歪斜。

他沉默了一会儿，上下轻轻地抚摩着灰色的小美髭。

“我想你是从上面下来的吧，夫人！”他说。

他未回头，甚至眼也没有转动，多少带点轻蔑的态度，他举起手指，点着后面的墓地。

全城都知道克林奇迈先生是个最无聊的人。他站在她面前时，贝莎不禁想到她所听到的关于他的种种谈论。他和一个女厨工很亲密，他常叫她管家，超过了主仆关系，而且克林奇迈的名字还常和一个烟店的老板娘相提并论。他又似骄傲又似悔恨地对贝莎说，这位烟店老板娘和驻在本城联队里的一个队长欺骗了他。另外，邻居还有几个挺不错的姑娘，他对她们怀着某种温情的兴味。

无论何时，当这些事情受到人家嘲讽时，克林奇迈先生

对一般的婚姻问题总是发表高见并加以冷笑。他的话虽使许多人不快，但大体上的确增加了对于他的尊敬。

“我稍稍散了一会儿步，”贝莎说。

“一个人？”

“哦，不是，同我的孩子！”

“对，对，不错，他就在那儿！晚上好呀，小朋友！”他说话时并没有瞧着弗利兹。“我能在你身旁坐一会儿吗，贝莎夫人！”

他叫她名字时，带着一种讽刺声调，并且没等到她回答，他就坐到凳子上了。

“今天早晨我听到你弹钢琴呢！”他继续说，“你知道这给了我一种怎样的印象？这就是：你的音乐代替一切！”

他把“一切”这个词重复地说了几遍，同时用一种使贝莎脸红的态度望着她。

“我很少有机会听你弹钢琴，这多可惜呀！”他又说着，“你弹琴时，如果我不是偶然从你开着的窗旁走过的话……”

贝莎注意到他渐渐在向她靠近，而且他的手臂碰到她的手了。她下意识地移开。忽然贝莎觉得背后有人在抱她，她掉过头来看时，一只手掩住了她的眼睛。

一瞬间，她觉得掩在她眼皮上的一定是克林奇迈先生的手了。

“呀，痒了吗，先生？”她喊着。

“你叫我先生，多滑稽呀，贝莎婶婶！”她背后一个孩子的笑声回答着。

“是的，至少你要让我开着眼睛，理查！”贝莎说着，想从脸上移开孩子的手。“你从家里来吗？”她又补了一句，转身向着他。

“是的，婶婶！这是我替你拿来的报纸。”

贝莎接了报纸开始读起来。

这时克林奇迈站了起来，问理查：“功课都已做完了吗？”

“我们根本就没功课，克林奇迈先生，因为我们的期末考试在七月举行。”

“那么明年这个时候你真是个学生了。”

“明年这个时候！今年秋天就是呢！”

理查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敲着报纸。

“那么你要做什么？你这不懂礼貌的孩子！”贝莎问道。

“婶婶，我问你，我在维也纳时，你来不来看我？”

“噢，不来！离开你我反倒高兴呢！”

“鲁比乌斯先生来了！”理查说。

贝莎把报纸放低了些，朝着她侄子视线方向望去。沿着从城市来的林荫道上，有个女仆走来了，推着一辆里面坐着一位病人的车椅。病人头上没戴帽子，一顶软毡帽放在膝上。膝上盖着一条格子毛毯，垂到脚边。他的前额很高，头发平滑而又漂亮，鬓角稍稍现着灰白，他的脚特别大。当他经过贝莎凳旁时，他并没微笑，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贝莎知道，如果只有她一人坐在那里，他定会小停一会儿，而且他在过她时，只对她看，似乎他这种应酬是专对她的。贝莎过去似乎从不曾在她眼里看到过这么严厉的目光。她非常难受，因为她

对这跛脚残人深感同情。

鲁比乌斯过后，克林奇迈说：“可怜的家伙！老婆又象往常一样到维也纳去了吧！”

“说哪里话！”贝莎几乎生气地说，“就在一小时前我还和她谈过话呢！”

克林奇迈不作声了，因为他觉得对于鲁比乌斯夫人到维也纳去秘密旅行的事，再作以上的谈话就和他那自由思想者的声誉有些不相称了。

“他真的不能再走路了吗？”理查问。

“不能走了！”贝莎说。

因为有一次贝莎去访问他，他的夫人正好在维也纳。鲁比乌斯先生亲自这样对她说的，所以贝莎知道这是事实了。

那时，贝莎似乎觉得鲁比乌斯是个特别可怜的人，因为当他坐在车椅里经过她身旁时，贝莎正在读报纸，报上出现了一个她认为是幸福人的名字。

她机械地再读那段消息：

“本国名人爱米尔·林德巴哈在法国和西班牙演奏旅行后，于数日前回到维也纳，在旅途中备受对他凯旋的欢迎。在马德里时，这位卓越的艺术家曾获得在西班牙皇后面前演奏的光荣。本月二十四日林德巴哈先生将参加为救济近来受洪水之灾的伏拉尔宝居民的慈善演奏会。虽季节不甚相宜，但公众对此怀有强烈兴趣。”

爱米尔·林德巴哈！贝莎费了很大的劲才回想起那就是她从前爱过的人。多少年了？那是十二年前的事。十二年了！她能感到热血升腾到了额际，她已渐渐变老，似乎该感